

問題很有意思，值得我們略為考察一下。如果我們知道「傍」在「傍晚」一詞是動詞，我們便知道是「靠近」、「挨近」的意思，這樣便會知道「傍晚」一詞，一方面和口語的「挨晚 ai⁺ man²」，另一方面和文言的「薄暮」不但意義相同，而且結構也一樣。「挨晚」的「挨」固然是「挨近」的意思，「薄暮」的「薄」通「迫」，也是「逼近」的意思。明白了「傍晚」和「挨晚」、「薄暮」取義的途徑相同，我們不但知道「傍晚」所指的是甚麼，並且能夠進一步對「傍晚」一詞有深一層的感性認識。

從「派」字的粵語讀音談起

朱國藩

「派」字粵語原來只有一音，就是去聲的 pai³ 音，但在口語我們有時會將「派」字讀為 pai⁺。原來粵語除了陰平、陽平、陰上、陽上、陰去、陽去、陰入、中入、陽入九個聲調以外，在口語還有兩個變調。一個是高平變調，調值比陰平略高（以「十」作為調號），例如「針」字 dzem⁺（如「打針」）便是；另一個變調是把低而平的調（如陽平、陰去、陽去）讀為陰上的調值（即升調35），例如口語「公園」的「園」讀如「院」（jyn²）、「書架」的「架」讀如「假」（ga²）、「隨便」的「便」讀如「扁」（bin²）。

關於口語變調有兩點值得留意。第一，變調只存在於口語，讀書音例不變調；第二，甚麼字在口語中讀變調是約定俗成的，並無一定的規律。例如「派」

字讀變調 pai⁺ 只出現在下面三種情況：

- (1) 「南派」、「北派」（「天山派」、「崑崙派」不讀變調。）
- (2) 「派頭」（有類似意義的「氣派」不讀變調。）
- (3) 動詞「派」（演氣派的意思），如「今晚去派下。」

近年似乎愈來愈多人將原本不讀變調的字讀為變調。例如不知道從哪時開始不少名詞性的「派」字我們都讀變調。「派系」、「派別」、「什葉派」的「派」字以往是讀去聲的，現在都讀變調 pai⁺。不只口語音如此，連類所及，讀書音也出現不少變調。這種隨意變調所造成的影響有二：

- 一、我們對某些字的讀音有一定的語感。例如說「南派」、「北派」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「派」（讀 pai⁺）指武術中的派別。有別於其他詞語裏面的「派」字。將「派」字一律讀變調 pai⁺，變讀就失去辨別意義的功能。
- 二、口語音和讀書音是有區別的，不認識這個區別往往會導致錯誤的理解。例如「蚊子」的「蚊」本讀如「文」（men⁴），口語變調讀 men⁺；「手錶」的「錶」本讀如「表」（biu²），口語變調讀 biu⁺。結果大家在讀書時把「蚊子」讀成 men⁺ tsi²，「手錶」讀成 seu² biu⁺。

我們認為變讀的問題是值得大家注意的。